军长下落之谜

——今年5月17日,为舟山解放七十周年纪念日,作此小文以记

□黄公山

成谜

1949年4月底5月初,我村来了一名高官。

这可能是我岛有史以来驻扎过的最大官员:肩扛两颗星的中将。

国军第八十七军军长段沄。

空前,估计也绝后了。

这个沄字有点生僻,也不知道我村村民当时有没有认识这个字的。反正,这些我的祖辈们,没有把这个名字传下来。

我阿娘(奶奶的俗称)偶尔会跟我提:那个军长噢,抱过你阿爹。

我的父亲是1949年生人,生日是闰七月初一,公历8月24日。

说实话,我活了快五十年,还是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公历生日。如果不是写这篇小文,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查这个。

这个重要吗?对这篇小文来说,也许是的。

对我来说,对我父亲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按阴历过生日。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一,我家做忌日羹饭,纪念父亲。

段沄抱还在襁褓中的我父亲,很可能是他在我岛最后几天的日子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我岛解放。

9月24日,我父亲才满月。

婴儿不满月,不抱出来见外人的。

而段沄离开我岛后,下落不明了。

以前的相关研究认为,段沄离开六横,去了沈家门,随后便被软禁起来了。也有说是被秘密处决了,理由是通共。

段沄的八十七军,在我村,被叫作"长江部队"。在后来的相关党史研究材料中,又称为青年军。

村人传说,军长个子颇高,相貌堂堂,时年四十有余,英姿勃发。据说,军长有位姨太太,殁于我村,其坟址村里老少皆知。

祖辈们有时会津津乐道"长江部队"的故事,最热衷讲两块银洋钿的事。

说是某人家(我忘了是谁家),那一阵子,眼看大人的忌日要到了,做羹饭的铜钿还无处着落,正发愁中。住在家里的老总们发饷了,一白篮(篮之最大者)的银元拎到堂前,哗啦啦倒在地上。其中两块银元,忽忽悠悠地,滚到角落七石大缸弄里了。老总们居然毫不在意,只顾把地上一堆银洋钿分光了事。待领了饷的老总一哄而散后,房东急吼吼挪开七石缸,两块银洋钿泛着光,好好地躺在地上呢,办个羹饭绰绰有余。

戎马

接替段沄出任八十七军军长的,是原任副军长的朱致一,时在10月。

段朱两人挺有渊源的,这是朱第二次接替段的职务。两人都当过有赵子龙师之称的独立九十五师师长。

这九十五师可提一笔。原是杂牌军,后来被练成劲旅。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九十五师283团一个连队,在横田镇一片树林里,遭遇日军一个中队,双方白刃相向,结果九十五师官兵以伤亡60余人的代价,全歼94名鬼子,三把刺刀把小日本队长上原钉死在树上。

正常的国军和日军战斗力是4:1,白刃刺杀,更是以武士道精神自居的日军最拿手战术。但在强悍的九十五师官兵面前,小鬼子的血,祭了中华男儿的军刀。

此役后,九十五师威名远扬,代号"当阳部队",取赵子龙在当阳长坂,单枪匹马,七进七出曹操大军之意。

段沄,字湘泉,1905年出生,衡永郴桂道衡州府(今衡阳市衡南县茅市镇茅洞桥泉水江)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与林彪、刘志丹、张灵甫、胡琏、谢晋元、李弥等名将同学。

去年有一热门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剧中陈瑞章一角,一部分原型便是段沄。

段历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第二团排长、区队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八师五十三团连、营、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四路军独立团团长,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第二十四师一一四团团长,十二师政训处长,第十九师参谋长,第五十二师一五四旅少将旅长,陆军预备第三师副师长兼第二团团长,宝鸡警备司令,军政部第四新兵补训处副处长兼叙南师管区司令,第九十五师副师长,第九十五师师长,召南、嘉义警备司令。

而这八十七军,系由整编二零八师改编而来,青年军一说,就是出于这二零八师。青年军不是一个军,是抗战后期召集青年学生从军而来的部队,成立之初均为二字开头的师级编制。"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说这个青年军。

段沄是从九十五师师长任上升任二零八师师长的。师长到师长,何来的升任呢?此师长不同于彼师长啊,九十五师虽强悍,但是普通师,一师辖三团。二零八师是整编师,辖三旅九团,后直接改编为军。

我查阅资料,这八十七军的代号,实为"雄狮部队"。"长江部队",可能是二零八师的代号。

段沄为何去职,后又下落何处,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

前人语焉不详的几句话,无法解答这个谜。

段沄跟程潜的关系不浅,他的履历也显示这一点。段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便投身国军第六军,也是在第六军成长起来的。这支部队是由建国湘军改编而来,首任军长便是程潜。

各种资料中多说段沄系程潜的女婿,程潜一生娶妻四任,子女数十,女儿不少,最后一任妻子郭翼青就生育了六个女儿,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下嫁了段沄。也有说是干女婿,更是搞不清楚了。

之所以扯上程潜,就是因为探究段沄之所以下落不明,大家都联系上程潜1949年8月和平起义一事。但我认为,此说可能性不大。

首先,段沄与程潜的关系,可能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亲密。程潜在第六军的经历并不长,1926年创立第六军后,1927年便遭李宗仁扣押拘禁停职,直到1935年年底才特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重入军政。所以,难说段沄在第六军从连长一路干到师级军官,是出于与程潜的裙带关系。

其次,程潜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亲近。1948年3月程潜竞选副总统,最后放弃,所得票改投李宗仁,近乎公然决裂。1949年年初,程潜便谋划和平起义一事,5月签署了《起义备忘录》,7月11日得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8月1日,程潜以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这一切,不能说蒋介石不掌握。

而在这期间,段沄一直深受蒋介石重用。从塘沽将五万军力全数撤回后,八十七军一直担当着蒋介石"御林军"角色,守卫宁波,一直到撤守舟山。段多次受到蒋介石接见,面授机宜。如果说段沄是程潜的人,蒋介石岂能一直到1949年10月,才免去段八十七军军长一职?

谜底

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谜在我岛我村生,最后,促进解谜的人,还是我村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小族叔。小族叔突然心血来潮,对1949年那一段历史产生偌大的兴趣,立志要著书立说,留一巨作,为此与我多作交流。

我由此提起了这名曾在我村留下脚迹的国军军长。

三言二语后,我也立了一个FLAG:写段沄,破谜!

感谢当下发达的网络建设,多年前的不解之谜,现在可以应刃而解了:

原来,1949年10月的段沄,既没有被软禁,也没有被秘密处决,是调到台湾,出任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大名鼎鼎的孙立人将军。

至此,之前所谓的通共、程潜女婿之说都不成立了。

但,谁也无法料到的是,历史在这里,跟我们玩了一手回马枪:

时过三年,1952年8月,段副总司令,被台湾当局以"知匪不报"罪名逮捕。关押一年半后,在没有判决书的情况下,于1954年2月3日,以"共谍"嫌疑与其胞兄段复、妹夫谢小球、堂兄段徽楷被押赴刑场枪决。

段复,1902年出生,衡南县人。毕业于湖南美专,创办过湘江书画社,善丹青。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戴笠同学),曾任军统湖南站站长,平汉铁路警务处处长,国民党台湾当局"交通部"设计委员,少将军衔。

段徽楷,1905年出生,衡南县人。保定军校学员,历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外事科长,北伐军总司令部中校、上校科长,少将军械处长等职。

谢小球,1901年出生,衡南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员,曾任国民党南京军校教官,第四军第十师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及新七军二师少将参谋等职。

此案扑朔迷离,连当时负责此案的台湾要员都百思不解,更别提大陆这边了。

直到现在,也难以说已经水落石出,全部解密了。

1988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中组部、民政部、国家安全部、台盟中央,通报段沄、段复、段徽楷、谢小球的烈士身份;2000年8月,经由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申报,国家民政部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批准段、谢4人为革命烈士。

段沄、段复、谢小球、段徽楷的骨灰,是2008年归葬故乡的。

2013年12月底,北京西山公园内建起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殉难的中共隐蔽战线烈士。纪念广场花岗石壁上镌刻的英雄名字中,有段沄、段復、段徽楷、谢小球四人。

湖南作家甘建华对段沄事迹和段家家史颇有研究,著有长文,介绍了段沄案的两种说法:

一说1950年3月间,段政(段复段沄胞弟,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二期毕业,受段沄命创建国军新七军第二师,1949年11月5日在湖南道县起义,后任解放军二纵二师师长),奉命邀约归乡隐居的段徽楷至长沙,与刘道衡(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戴石渠(民建衡阳市委委员)等,密商去台策反段沄阵前起义事宜,同时动员其兄段复搜集情报。段徽楷在戴石渠的陪同下赴港,写信给段沄要求安排其入台。段沄让侄儿段宜银假冒段徽楷养子身份,于1951年3月申请段徽楷入台。与段徽楷同行的谢小球,入台申请也是在段沄的安排下,由其旧属陈莹转托谢自雄,假冒谢小球的直系血亲提出申请。谢小球、段徽楷二人抵台后,马上被段沄接回寓所安顿。嗣后,谢、段二人告知段沄有关他们来台的目的,并得到了段沄的默许与赞同。

另一种是说1949年11月,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天津特情站的委派,谢小球、段徽楷潜入台湾,从事策反与情报收集工作。据谢小球儿子谢培建介绍,天津市国家安全局曾派员与国家安全部的干部,前来归园验收段沄四烈士墓。段徽楷遗孀姚师贞生前也曾有交待,段徽楷是从天津去台湾的。

有说段案与原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案有关。"吴石案"中被捕的我特工朱枫烈士倒确切与蔡孝乾案直接有关。朱枫从台湾脱逃后,在沈家门被捕,后押至台湾受刑,血染宝岛。吴石、朱枫等先烈之名,同段家四英烈一起,荣列北京西山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花岗石壁。

■后记

国军第八十七军入驻我村,选择在全岛并不起眼的我村作为军指所在地(据说真正的军指在邻村青山岙,与我村一步之遥。我村为军指人员驻地)。我考虑一下,可能是军长段沄根据守塘沽的经验,把驻地选在邻近码头区域,以便一旦有事可以迅速撤退。六横当时的主要客运码头西文山就在我乡,与我村不远。除此之外,我村别无其它,无险可守,也没有特别出产。

幸福的家

□关力女

"呼吸着大海的新空气,眺望着太阳冉冉升起,阳光撒下金色的海浪,晴空万里天海相连。呼吸着大地的新空气,五星红旗我们永远爱你,嘹亮乐曲在天空回响,光辉灿烂朝霞万里。……祝福祖国明天更美好,风光如画幸福如歌"。听着这首《幸福如歌》,我思绪万千。

1947年1月15日,我出生于六横岛的一个小村庄。那时,家境困顿不堪,住的是用稻草盖的低矮的三间草屋,房内黑咕隆冬暗沉沉的,那天夜里寒风凛冽,一盏小油灯摇晃着昏黄色的光亮,冷风丝丝地从门、窗缝隙间钻进来,接生婆左右忙碌着,祖母一边烧着热水,一边祈祷着母亲能一切顺利。在我出生前,母亲已生育过四个孩子,由于那时医疗条件不好,都是"七日风"(破伤风)夭折了。鸡第一遍啼明后,我就出世在这间茅草屋里。

茅草屋,每年到了梅雨季节,外面下着大雨,房内"滴滴嗒嗒"落着小雨,漏下来的水似酱油汤一样。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1951年5月,老天下了一场大暴雨,屋顶上漏下来的雨水,加上墙脚里泛进来的水,屋内积水有一尺多深,一只洗衣服用的木制大脚盆在房内漂来漂去,连睡觉的眠床也歪歪斜斜地浮动起来,我被吓得哇哇大哭。祖母告诉我,这三间草屋是祖父在世时盖起来的,后祖父因病无钱医治而早年亡故。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1954年夏天,是父母亲含辛茹苦盖起来三间"清水乱石墙"瓦屋。为让一家人能住上瓦屋,父亲与母亲利用门前的一块菜园,起早贪黑的种大蒜、大葱,种芹菜和小白菜等蔬菜,收上来,挑到市场去卖掉,有时卖给部队伙房。平日,家里节衣缩食,日积月累有了点积蓄,父亲决定把三间草屋拆掉,建成三间瓦房。买来了木头桁条、椽子、瓦片。由于积蓄很少,买不起砖头,房子四周只好是筑"清水乱石墙"(就是黄泥加清水搅拌成泥浆用石头来砌墙)。同村有位堂叔是泥水匠,他建筑乱石墙是把好手,村内村外颇有点名气,父亲就请他来做当家师傅。村子里有个好的传统习俗,若有人家建造新房子或拆旧房子,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会来做帮工。

夏季过去了,三间瓦屋建成了。房子四周的墙全是用乱石垒砌而成,有些石头只有拳头那么大,有位婶婶打趣地说,这石头砸狗也砸不死的。屋内是泥土地面,墙壁是用黄泥拌草筋封刷,屋顶上盖着瓦片,这就是我家的"瓦屋"。当时,这样的清水乱石墙瓦屋,在村子里只有我们一家,在方圆十里也找不到第二家。虽然,看起来房屋造得不美观、不气派,但是,总比住草棚强。择个吉日,我们一家五口人欢天喜地搬进了新屋。

1965年我考入了舟山师范学校,一家人有说不出的高兴,祖母日以继夜地为我纳鞋底,赶制布底鞋,母亲忙碌着给我做新衣。我的祖辈、父辈贫穷,没进过学堂,没读过书。祖母说,他们一代是"睁眼瞎",眼看着斗大的字,也不认识。母亲说,看着书,是看看明明,摸摸平平。祖母时常告诫我在学校要听先生(老师)话,好好读书。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我们穷人家的孩子是迈不进学校大门的。我满怀深情读完了三年书,1968年舟山师范学校毕业,走上了神圣的讲台,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我的工资增加了,家里渐渐地有了积蓄。1981年10月,我家拆除了老宅(清水乱石墙瓦屋),新建两间二层楼房,楼房窗明几净,然后逐年添置新家具,更换了老式家具。

1983年全村十多户人家相继都建起了楼房,装上了自来水。是年的年三十,14吋西湖牌彩色电视机捧进了我家的门。晚上,几乎是全村的人带着凳子来我家观看中央电视台首届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除夕之夜,小村欢腾了。

1986年10月,我们家用上了瓶装煤气,烧饭煮菜不用柴禾,不会烟熏火燎了。母亲叹息着:"我上山砍柴一辈子,实在是太辛苦了。现在你们真幸福啊!"

1998年8月,由于工作的需要,区教育局将我调到区教研室工作。从海岛进了县城,我打心底里感激组织对我的信任,尽职尽责为全区的教育教学工作服务。

2000年下半年,区教育局分配给我一套建在东港的集资房(第五层,面积为75.6平方米),房款与装修款共付了16万多元。同时,配上了35吋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2001年在老家过完春节后,乔迁之喜,搬进了新居。从此,县城里也有了我们的房子。房子就在青龙山脚下,我时常走上青龙山山顶,俯视东港全景,一派生机盎然。

岁月流逝,不会为谁而留。转眼间就退休了,每月领着几千元的退休金,不用愁吃,不用愁穿,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随着年龄增大,我和老伴感觉住五楼要上下楼梯有点吃力。2016年过完春节,我们买了一套89平方米的电梯楼房,卖掉了集资房。经过装修,2018年7月,再次迎来乔迁之喜。家用电器也都是新的。小区环境优美,东边不远是东港大堤,堤外莲花洋泛着浪花,堤内是莲花洋公园,绿树红花风景如画;西边是武岭山,沿山脚有条河道,流水悠悠,山青青,水碧碧,利用自然景观建起武岭湿地公园。

晚饭后,我与老婆经常去公园散步,看到美丽多彩的夜景,老婆感叹道:"我60多岁了,做梦也没想到现在生活会如此幸福,我们要争取再活20年。"

是啊!我们应该有满足感,有幸福感。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里的笑声有多甜。珍惜幸福,莫负于朝。

近乡

□姚崎锋

前些日子,我在老家桔园地里见缝插针,种了些豆子,久未下雨,地里的土干硬。去邻居阿婆家借只水桶,想浇些水。她家正在修房,原本的二屋楼有些旧了,扒掉了墙面和屋顶,大动干戈,改成了别墅楼的样子,到时屋内一装修,住住也一定很惬意。事实上,老家山脚下四五幢房子,都在近年来推倒重建成了别墅楼,漂亮的阳台,考究的大门,偌大的院落,目之所及,是新农村的小康气象。

院子里,建筑师傅们正在忙碌,一只大黑狗见我进去,大吠不已,水桶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它虽然拴着链子,其骇人的扑腾架势仍让我有些却步。阿婆的小儿子正在门口,训了一声,叫啥。大狗便安静下来,蹲坐着。

他说,好久没见到你了。的确,我们真有很多年没见了,原本以为他到外地打工了,一问才知一直就在镇里的机械厂,只是平时不住在此。想起小时候,他比我大不了几岁,那时,村后的树林里,鸟儿很多,大家都拿着弹弓打鸟。他做的铁丝弹弓式样最精巧,好使,他打鸟的水平最好,是我们小伙伴心目中的能人。

这个水塘不大不小,水塘里水大多作为农人浇灌之用,现在水位已经很低。前几年,村里还花了不少的钱拓深修过,现在,塘岸四周又是一片狼藉。儿时,这里是我们孩童暑期的水上乐园,我们在这里捉鱼,摸螺蛳,游水,乘凉,还可以钓到巴掌大的河鲫鱼。

我正提着水,过来一位外乡人,正是租住在我家老屋里的,他背着一袋网具下河,看到我,说,这几天没什么事,放几个笼耍耍。说是外乡人,但来这里打工已经有十来年了,对小镇的环境了如指掌,没事就去弄些河鲜解馋。

路遇邻居阿公,多年未见。喊他,他看着我,有些不确定的说,你是某某儿子?我说是的。他说快认不出来了。想起多年的他,种蔬菜的一把好手,把一个家打理得欣欣向荣。后来,大概是去了城里过日子,我一直没在村里遇见到他。一问,他说是去城里打工了,现在做不动了,回来养老。阿公看上去依然精瘦,穿得干干净净,茄克外套笔挺,有城里干部的模样,身板还是很硬朗,说话的底气还在。毕竟是85岁的老人了,还能骑着自行车去镇上。

老家院子里的枇杷树,此时枝头正生发着密集的花蕾;几棵樱桃树、白枣树上鸟儿起起落落。一大半院落都被租户开辟成了菜地,种满了各种蔬菜。一条铁丝横拉着,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阳光和秋风中飘动。刚才下渔网的男人,正在院子里修理长长的网具,一只大黄狗来来回回的晃着,见了我的身影,警觉地叫了几声,就守着了院门边,不想让我进去,我说,阿黄啊,这是我的家啊。

男人笑着训:狗眼看人,不知高低。

我说,真不怪它,这是它的职责。毕意我不是久住于此,对于这个村庄,我便是陌生人了。

村庄还是原来的村庄,但又在不断改变着它的容颜。